

任羽中

1998年高考四川省文科第一名

慈颜谊

2001年高考山东省文科第一名

常江

2001年高考吉林省文科第一名

雷蕾

2000年高考湖南省文科第一名

潘伟明

2001年高考黑龙江省文科第一名

赫芳

1998年高考辽宁省本溪市文科第一名

黄小倩

2001年高考贵州省文科第一名

李彦铭

2000年高考天津市文科第一名

王林丽

2001年高考湖北省文科第一名

王鑫笑

2000年高考山西省晋城市文科第一名

杨长涌

2001年高考山西省文科第一名

高考状元牢骚书

高考状元牢骚书

高考状元牢骚书

赵冰喆

2000年高考河北省文科第一名

曹文

2000年高考浙江省舟山市文科第一名

褚涛

1999年高考江苏省外语类第一名

王慧敏

2000年高考黑龙江省文科第一名

朱岩岩

1999年高考河北省秦皇岛市文科第一名

黎孔静

1999年高考湖北省文科第一名

张海涛

2000年高考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文科第一名

郭志华

2000年高考山东省文科第一名

吴晨

1999年高考江苏省镇江市外语类第一名

姜莉莉

1999年高考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文科第一名

高考状元 牢骚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考状元“牢骚书”/丁晓禾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6

ISBN7—5004—3437—5

I. 高... II. 丁... III. 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经验
②中学生—学习方法—高中③教育制度—中国 IV. ①
G632.46 ② G5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76 号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张 逊

封面设计 李颖明

技术编辑 郑以京

版式设计 吴 妍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桃园装订厂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375

插 页 2

字 数 250 千字

印 数 1—16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老状元”寄语：请你读出轻松来

崔国其

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全工业时代，一切都成了流水线下来的产物。文化也没有例外。

不久前，在一个酒吧里偶遇一位朋友，习惯地推杯换盏之后他满脸自豪地告诉众人，近几年来他的生活一直靠写书运转着。认识这位朋友已经多年，现在打照面，不仅脸上没有了过去的穷酸气，而且每道沟梁都被皮下脂肪撑得满满的，据说洋房香车美女应有尽有，而且成了酒吧街上出名的阔绰大爷。在我们落座的不长时间内，总有人用夸张的高声与其打招呼，那兴奋与艳羡全部写在脸上。听邻座人讲，此兄近年来出了不少书，赚了不少钱，早已加入新贵的行列。我知道今天中国文人的地位早已今非昔比。若以过去的眼光来衡量，恐怕洋房香车美女与爬格子很难联系到一起。但是现在不同了，许多人愣靠着这门手艺打拼出了一条生财之道。飞速地“纂书凑卷”飞速地生产着文化赝品，飞速地变得脑满肠肥。“书”的流水线上不时流淌着文化工业的悲哀。

友人晓禾要出版《“高考状元”牢骚书》》，书名似乎过于

平俗，但是，我想是个好主题。说好，倒不是因为书中的文章写得有多好，而是终于有人关注昔日那些被罩以美丽光环的“高考状元”们的所思、所想、所苦、所累、所忧：从另一个角度观察我们一直不愿面对或者不敢承认的一些教育弊端。正如粗制滥造的背后也有着鲜为人知的东西，只是人们很容易被表象所迷惑。众人麻木已久，突然有人出来喊了一嗓子，还是让人心中一快。

说到麻木，是因为书中所谈到的已不是新鲜事。谁都知道高考是一个充斥着预谋的偶然事件，但是每个人都会奋不顾身地搅和进去。作为过来人，书中主人公们的酸甜苦辣我都经历过，但痴心不改还想让自己的儿子重蹈旧辙。说到迷惑，是想提醒你，不要被书名所骗，即使你不是“高考状元”，你经历的也不见得比他们少、比他们轻松，满肚子苦水的你在读这书本时，完全可以借此尽情发泄。说到不敢面对，是因为我们教育体制的惯性在近期内还没有减缓的迹象，难题一时半会儿还无法解开，众多“高考状元”的“牢骚”之谈就使这本书还兼具了另一种功效，那就是对于渴望踏上状元之途或者迈入心中理想校园的年轻学子来说，买一本读一读，或许，会读出一遭尚未遇到过的轻松。

状元，一顶辉煌的帽子，得来不易，保持住不易，发扬光大更是不易。想当年走进高考考场那一瞬间，荡漾我心底的是“一去不复兮”的壮烈；而终于走进校门，稍不留神在楼道里被我撞到的全是省级状元，多少来自五湖四海的尖子走进了当时被认为是中国未来改革弄潮儿的摇篮。几年寒窗苦读下来，大部分同学振翅高飞，昂首挺胸地走向工作岗位；但也有的同学作为填鸭式、应试式教育机制的受害者而走向落魄，昔日的光环不再能包裹住他们在心理与品德上教育的欠缺，漏洞吞噬了五彩缤纷的光环；还有的同学走出校门后，

无法适应和学校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而走向封闭，走向混沌。

我很喜欢看喜剧大师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卓大师惟妙惟肖的表演让人开怀，而对狠心资本家的一个细节刻画更是令人难忘，卓别林扮演的工人一刻不停地在流水线上拧着螺丝，以致于离开生产线手里的扳子还在横扫着一切圆形，某女士裙子上胸部的纽扣，某男士兵的半秃圆头，他已不能自己。而这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的教育呢？

其实这本书写出的只是金榜提名的不易与艰难，让人体会到的是一种常态激战后的疲乏、平静与轻风细雨。如果有一天晓禾再策划一本书，写的是已经劳作许久的老“高考状元”们的百味书，大家的感慨与心情又会不一样，酸甜苦辣之后会不会有大彻大悟呢？

教育的列车滚滚向前，已经无法停下，我们迫不得已，但又无奈，只好听之任之。直至有一天我们被抛出来。找一本《高考状元“牢骚书”》看看，一是能平复你愤怒与悲哀的心；二是可以趁机想一想，如果你不愿意被粗制滥造地克隆出来，换个活法好不好？

但愿我们彼此心照不宣。

2002.6.6 赴美前夕

目 录

1
序“老状元”寄语:请你读出轻松来
崔国其

1
高考魔鬼词典
任羽中
1998 年高考四川省文科第一名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
为了那个遥远而诱人的解放日
慈颜谊
2001 年高考山东省文科第一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37
一个充斥着预谋的偶然事件
常江
2001 年高考吉林省文科第一名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57
高考豪赌流水账
雷蕾
2000 年高考湖南省文科第一名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73

指挥的魔棒

潘伟明

2001 年高考黑龙江省文科第一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

86

高考:教育与灾难之间的比赛

赫芳

1998 年高考辽宁省本溪市文科第一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

111

走出炮灰

黄小青

2001 年高考贵州省文科第一名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与贸易专业

125

挨打的忏悔

李彦铭

2000 年高考天津市文科第一名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

140

四季歌:从复读到状元的呕心之路

王林丽

2001 年高考湖北省文科第一名
北京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158

黑马自有黑马道

王鑫笑

2000 年高考山西省晋城市文科第一名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179

天火 地火 心火

杨长涌

2000 年高考山西省文科第一名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193

苦海无边:母女相伴到燕园

赵冰吉吉

2000 年高考河北省文科第一名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贸专业

206

将思考进行到底

曹文

2000 年高考浙江省舟山市文科第一名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222

高考让初恋走开

褚涛

1999 年高考江苏省外语类第一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

230

在炼狱中成长

王慧敏

2000 年高考黑龙江省文科第一名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

248

龙种一跃辛酸泪

朱岩岩

1999 年高考河北省秦皇岛市文科第一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257

河水无法冲走的“过去”

黎孔静

1999 年高考湖北省文科第一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279

莽撞少年的游击战

张海涛

2000 年高考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文科第一名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

295

巴不得高三早日结束

郭志华

2000 年高考山东省文科第一名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309

破茧而出的过程

吴晨

1999 年高考江苏省镇江市外语类第一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327

春天没有“牢骚”

姜莉莉

1999 年高考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文科第一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高考魔鬼词典

任羽中

1998 年高考四川省文科第一名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写在前面

需要预先声明的是，我不打算对高考制度本身发什么牢骚，我准备挖苦的是因为这个制度而产生的一种被异化的生活。老实说，我认为对高考的正面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举一个例子，我的舅舅李成良教授是六六级的高中生，当年连高考志愿都已经填好了，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声令下，高考取消，这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只好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舅舅种了几年地之后开始在村子里的小学教“人口手田土地”。满以为就这样扎根广阔天地一辈子了，直到小平同志复出，恢复高考，甚至把用来印《毛选》第五卷的纸拿来印试卷，才终于把一大批读书种子的希望重新点燃起来，年轻人才敢理直气壮地喊出“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当然这个话可能有轻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嫌疑，但是我想相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高论”和“反潮流”的“白卷英雄”，

2 高考状元“牢骚书”

这种对“数理化”的自信自豪太可贵了。恢复高考后的“新三届”（1977、1978、1979 三届）大学生现在都成了各行各业的支柱，纪念恢复高考制度二十周年的时候，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他们大量的回忆文章，当时我就想：要是高考制度不恢复，我们国家现在真不知道要成什么样子！可以说，高考制度的恢复不仅改变了千千万万人个人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我还想为高考说的另外一方面的好话就是它比较公平，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不用管你爸爸是省长还是农民，也不用管你长得花容月貌还是对不起观众，有什么本事在考场上凭分数说话。仔细想一想你可能说凭一次考试定终身其实很不科学，但是就我们现有的认识水平和技术条件而言，除了搞这么个考试之外，你还能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西方有些国家升大学是不用考了，因为他们的高等教育资源非常充裕，可以向所有人敞开大门。可是他们的文官考试制度却比高考制度更加严格，一定意义上讲，他们也是靠着“其实很不科学”的考试来保证社会阶层流动的公平。而在东亚，比我们富裕的日本韩国就照样有高考，而且更加“残酷”。去年暑假我到汉城大学去交流，听他们的学生说，为了考一个好大学，每天只能睡五个钟头，在这所韩国最好的国立大学里边，寒门子弟占到 70% 以上的比例，因为只有他们能够吃苦。所以每当看到有人说高考制度多么多么万恶的时候，我就想说：兄弟你打住吧，咱们就指望着在考场上证明自己呢。邱吉尔有句名言，说民主绝对不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制度——它只不过是**最不坏的。高考恐怕也可以套用这个评价。总而言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高考制度不仅不能废，而且要加强——

我的意思是说要使它更加公平合理更加铁面无私。比方说北京比湖北的分数线低个百把分，比方说考场舞弊录取时玩猫腻，凡是破坏高考公正的事情就一定要消灭——不过这些东西都已经不在本文范围之内，诸位有兴趣读我文章的中学生朋友想来也暂时无力改变现状，所以即使感觉再委屈也请努力调整心态，别因为憋气而浪费了自己可以争取到的机会。接下来是本词典的正文。

瘟科生

在我们荆都中学，文科生是被称作“瘟科生”的。“瘟”这个字在荆都方言里的意思就是“蠢笨”、“朽木不可雕”也，约等于那个著名的京骂“SB”。几乎所有选择读文科的学生都是因为数理化实在没有办法得到两位数以上的考分，而且即使如此这些人还是想方设法要赖在理科班，因为理科班据说是上大学的保险箱，文科班则被称作垃圾桶。到高二分科的时候，各个班的老师都想尽了办法要动员排名前十（倒数）的同志们赶快去“发瘟”，而教文科的老师脸总是阴沉沉的，但是不敢发作，最多背后找到学生说，“我觉得你很适合学文科的，你不是喜欢写诗吗？”“对不起老师我还有很多数学题要做。”

我想这就是这个曾经盛产诗人的城市如今只剩下水泥森林的原因所在。

我

很不好意思，我也是一个瘟科生。当然我自认为我理科还不错尤其在化学方面简直就是天才。整个高中阶段我的床头都放着《福尔摩斯探案集》（据钱钟书先生讲看侦探小说可以“养脑子”），福尔摩斯是我心目中最崇高最完美的偶像——我想假如诸位读过这个书一定不会忘记侦探先生是把化学试验作为业余爱好的。我当时的想法是自己配制王水，然后把金银（假如我能够买得起的话）铜铁锡熔解进去，再然后想办法把这些金属析出来，或许它们会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超级无敌的新材料。

可我的物理很不好，原因可能是我比较习惯于在分子而不是原子层面认识世界，也可能是因为我对牛顿力学产生的可怕的怀疑——比方说“质量”这个概念，我就觉得完全是虚构的，后来我一看到什么滑轮杠杆电阻，大脑就不可避免地死机。再加上我遇到了两个对我影响很大的教文科的老师（参见“永福老师”和“古哥”），所以我也就留在文科班了。直到现在我的父亲还不太高兴，他说本来你可以当一个工程师的，现在你学这个国际政治有什么用，你长得瘦骨伶仃的，人家一看就知道我们中国还有几千万人需要解决温饱问题，所以就算外交部要你你也不好意思去啊。

永福老师

给我很大影响的两个老师之一叫陶永福，班主任，当时

四十来岁。他以前在一个乡镇中学当校长，据说是很有点官威的，经常在大会上拍桌子骂娘，把底下的老师骂得大气都不敢出。后来削尖了脑壳调进市里，官自然没得做了，而且又摸不清“省重点”的水到底有多深，自己心理上先矮了三分，于是看到个年级主任就笑得奴颜婢膝，在校长面前更是温顺得像一堆橡皮泥。但以前的好多习惯就是改不掉，比方说我们班上出了个芝麻大点的事，他肯定要阴着脸在讲台上站半天，然后一挥手，再狠狠地往下一砍：“班委会的全体干部留下来开会，哼，这个班风不整不行了！”

他还有很多经典的语言。有一回一个同学调皮，上自习课捣乱，恰好被他抓住，他把那个学生拖到讲台上，指着他说：“你——你破坏同学们的自习，你——你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我们脸上也装出一本正经义愤填膺的样子，肚子里却笑得不行。他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在班上搞各种各样的“运动”，高一上学期叫“树理想养习惯”，下学期叫“比学赶帮超”，高二搞了“查缺补漏”、“挑战自我”，高三则是“苦战大战三百天”，隔两天就有一个新口号。

当然，尽管思想土了一点，永福老师教书还是顶呱呱的。他本来就是正儿八经的荆都大学中文系八一届毕业生，在学校里边还曾经出过风头，并因此导致分配时吃了亏没有留城，但在乡下十多年都没有把教学丢了。我现在还记得他摇头晃脑得意洋洋地给我们念“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的情形。其实永福老师这样的人哪里像当官的？人家当官是越当越精，他除了学会一套酸不拉叽的“官话”以外，骨子里也还是一个可怜巴巴的教书匠！所以学生虽然背后都笑话他，乱开他的玩笑，但是基本上还都是服他的。那一年高考我们班的

语文成绩就比其他班高一大截，而且一多半的学生报志愿都报了已经不再吃香的中文系。

敲锣打鼓把我们送毕业，紧接着又出了一本书，当了市语文教研学会的常务理事，永福老师在学校里开始红起来了，原先那个校长正眼都不看他一下，现在居然主动和他打招呼，有一回上级来视察，校长还专门把他叫去向领导汇报。过后在酒桌上，喝得红光满面的校长笑咪咪地对他说，“永福老师不错……永福不错”，一边说一边把他的手牵过来，轻轻地拍着，好像是在拍着红玫瑰酒吧里娇滴滴的小姐，把永福老师搞得又是害羞，又是幸福。好歹他也是当过干部的人，但这样的气氛却前所未有地让他迷醉。

永福老师红了以后，慕名要进他的班的人就多了起来。每到新学期开始前一两周，校长、主任手头就有了一大把的条子，他自己也攥着一把条子。条子意味着什么？条子就是关系，条子就是权力，能够写条子是本事，能够接条子也是本事——永福老师幸福地想。

还有更让他兴奋的事，上头说要改革教育管理体制，准备公选一名副校长。这可把他几年里压抑下来的雄心壮志给点燃了，激动得觉也睡不着，满脑壳都是“竞选演说”，逢人就热情地上去寒暄，有事没事都往校长主任家里跑，但跑着跑着他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原来主任也盯着这个位置呢。旁边的老师都提醒他，说这回主任要上，上边都打了招呼的，永福老师愣了愣，但想起校长那笑咪咪的眼神，想起自己在教学研讨会上的滔滔不绝，想起自己的班破了全市高考纪录时在电视上接受采访的样子，感觉又一下子好起来。“公选嘛，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动员大会上教育局长一

挥手，再狠狠地往下一砍，就是这么讲的。

公选那天永福老师穿得很正式，讲得也很正式，台下的掌声也稀里哗啦一直不断，但是他看到局长和校长脸上都阴沉沉的，掌声越响脸色就越不好看。他下台以后跑去和校长握手，校长冷冷地只给了他半个脸，另外半个脸对着局长说：“永福老师不错……永福老师讲得不错。”那语气似乎是在夸他陶永福，但又分明透了杀机：你——就凭你也想上？你，你——你狼子野心何其毒也！

票投下来以后并没有当场公布，而不久就传来消息：永福老师的材料没有过组织考察关，据说和他大学分配时吃的那个亏还有联系，有人到处揭他的“老底”。主任则顺理成章上去了，不过到底是领导干部有水平有涵养，尽管很快就根据“工作需要”把永福老师从高中部调到了初中部，但每次见到他时都主动地热情地伸过手去，“永福老师那天讲得不错……哈，不错！”

古 哥

第二个老师姓古，他在高一时开始教我历史。那时他刚从荆都大学毕业不久，很瘦，留板寸头，穿颜色有些夸张的夹克，说话带着一点外地口音，但是非常有味道。一上来他就给我们侃诺查丹玛斯的预言和金庸笔下“食菜事魔”的明教，让我们如痴如醉。很快我就和他混熟了，可以拍着他的肩头叫他“古哥”。在他那狭小阴暗的房间里，我最留心的是那满满一架的书。每一本书都被翻得皱皱巴巴，每一页上都如鬼画桃符般批满了字儿。我不曾也无法细看他都写了些什